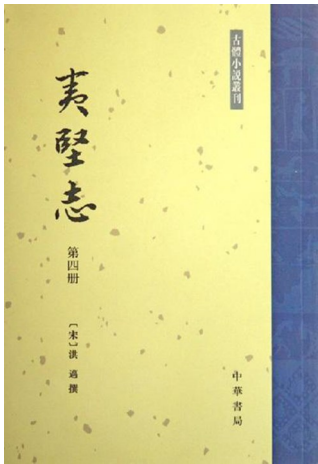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无锡自古是江南望地,鱼米之乡,人文荟萃;《夷坚志》是一本宋代志怪笔记小说,两者似乎挨不上边。本文旨在从《夷坚志》的角度管窥宋代的无锡社会。

据记载,《夷坚志》成书之初,规模达到420卷之巨,记载了5000多个宋代事件。目前保留下来206卷(一说207卷)2600多个宋代事件。传统上,人们把《夷坚志》看作是文学作品;现在看来,这种看法是片面的,其实它是宋代社会史的真实记录,极具文献价值。《夷坚志》在宗教文化、伦理道德、民情风俗等方面为后世提供了宋代社会丰富的史料信息。尽管本书内容多涉荒诞不经的鬼怪事件,但作者洪迈在写作之时采取了严谨科学的态度,每则事件力求有明确的时间地点、当事人、转述者的记录,许多历史信息明确可考,且能够互证,仅通过这2600多个事件,我们可以对宋代社会有一个丰富、感性、细腻的认识。

洪迈是南宋前期的一位士大夫、文学家、学者。他从小天资聪颖,博闻强记,治学严谨,非常勤奋。他的另一部名垂青史之作《容斋随笔》广受赞誉,被赞为“南宋说部之首”。洪迈20多岁中进士,担任过多种官职,包括教育官员、地方官、史官、外交官,最后达到副宰相(副丞相级别)。他广交朝臣,博采平民;多地为官,视野广阔。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,为《夷坚志》这部宋代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汇集提供了雄厚的背景。

《夷坚志》所记述的地理空间,主要包括现在的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北、湖南等省,所涉猎的地理范围超过现在大半个中国。宋代的无锡属于两浙(西)路常州,所以在《夷坚志》中提到无锡,都是以“常州无锡县”字样出现的。两浙(西)路在宋代是经济和人口最发达的地区。从唐代开始,以地位、户口及地理等综合条件为评判标准,朝廷把全国各县划分为赤、畿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七等。无锡的级别一直是“望”,排名靠前,这也基本能反映从古至今无锡社会的总体水平。《夷坚志》所涉及到的宋代无锡,内容相当丰富,笔者经过梳理,罗列如下,以飨读者。

从《夷坚志》看宋代的无锡

| 祥宏 文 |

洪迈及家人与无锡的缘分

洪迈的母亲沈氏,被封为魏国夫人,她是沈松年的妹妹。沈松年(1087—1140年)是宋徽宗大观三年(1109年)的进士,历仕金坛县令、太常博士;在《巢先生》故事中,洪迈说自己的舅舅太学博士沈体仁住在距离无锡县城十多里的高村。这表明了沈松年(字性仁)和沈体仁之间的兄弟关系;在《松毬》故事中,洪迈提到在宋高宗绍兴八年(1138年)冬天,他们兄弟奉母亲沈氏归葬无锡,他和两个兄长洪适、洪遵都住在位于无锡大池坞的沈家坟庵里,他们兄弟等人也在庵里读书备考。当时,庵前后两株巨松的树顶各长出一颗大松毬,庵僧绍明说,这可能预示着沈家的自强、自求两兄弟会得到功名,结果沈氏兄弟都失利;反而是洪迈的洪适、洪遵两兄长双登第。

《夷坚志》讲得更多的洪迈家人,是其岳父张宗元(字渊道),他是现在的河南方城人,担任过多种官职,《夷坚志》提到有关他的为官经历包括兵部侍郎、广西经略使(守静江府)、福州太守、知洪州等等。张渊道与无锡关系最密切的事件,是他带家人寓居在南禅寺时发生的,比如《张女对冥事》。这故事发生在宋高宗绍兴九年(1139年)的正月初七夜,当事者是张渊道的次女,也包括其夫梁元明(洪迈称其为“友婿”)。因父亲寓居南禅寺,女儿来省亲。白天,她们两口子到无锡著名的惠山寺游玩,晚上就出现了故事记述的一次入冥式的噩梦,梦境涉及一次真实历史事件,牵扯到了赵哲、曲端、吕颐浩和张宗元等重要朝臣;在《九华天仙》故事中,说到寓居南禅寺的张渊道某个女儿,喜欢搞扶乩,竟然请来了“巫山神女”,但不能确定张渊道有几个女儿,他的长女嫁给了洪迈,次女就是刚才所说《张女对冥事》的主角。这个扶乩女如果不是次女的话,应是张渊道另外的女儿。

在《二兔索命》故事中,洪迈提到了妻子的叔叔张宗正(妇叔),是个纨绔子弟,在老家方城的时候,天天带一群人打猎。后来赶上金兵入侵,他南逃去找正寓居无锡的兄长张渊道。到了无锡以后,张宗正依然恶习不改,继续打猎,结果被两只兔子的冤魂索命而死。

综合上述故事信息,包括洪迈在内,他至少有十位家人都与无锡有过瓜葛。

文人士大夫们的无锡故事

《夷坚志》讲得最多的无锡士大夫是陈之茂(?—1166年),他字阜卿(《夷坚志》通常称其为“陈阜卿”),是高宗绍兴二年(1132年)的进士,历任休宁县尉、秘书省著作郎、监察御史、知吴兴、知平江、知隆兴、知建康等官职。他转述过他父亲说的一个事儿(《混沌灯》):左丞陆农师居住无锡县的时候,给他小儿子陆宝请陈阜卿的父亲做家庭教师。小孩极聪明,六岁时即能出口成对,尽显天才,这使得众人惊叹,但结果小孩却神秘

夭折了。另外,还有陈阜卿亲身经历的两件事:《江东漕属舍》说的是陈阜卿在知建康府(现江苏南京)时候的一次“闹鬼”事件;《魏陈二梦》说了陈阜卿做的一个梦跟现实对上号了,也是在他做建康留守(第二次知建康府)期间发生的。

《李大夫庵犬》的主角是一条“忠狗”,李大夫是无锡人,故事没有提供更多的有关李大夫的信息,主要说的是一位惠山寺僧人法嵩被李家请来住庵,结果被匪徒杀死,最后庵犬追踪复仇成功;《李明微》说的是无锡人袁复一在福建做建州通判时发生的一个事。袁复一曾知临海县、提举广南市舶和提举福建常平;《张梦孙》说的是主人公张汝楫(常州人)梦到好友陈郁(字文卿)来到他家里投胎给他做孙子。故事特别提到陈文卿是无锡人,他们两人都是沈元用榜的进士,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;《姜处恭》的记述者是“锡山士人”陈善。

除了这些无锡本地人,《夷坚志》也提到不少在无锡生活、做官,甚至去世的文人士大夫。比如《钱伸之瘡》说到主人公最后做了江阴县尉;《小郗题诗》说到宝文阁直学士李谔住在无锡的时候,有一位异人小郗先生来访留诗。李谔做到过知临安府、镇江府以及两浙漕运副使等官职;《郑生夫妇》提到翰林学士郑毅夫的侄孙郑燿,是林才中大卿的女婿,本来两口子关系不错,因为一次神怪事件,导致夫妻分离,下场俱惨,郑燿最后是在无锡县某寺庙黯然离世。

寺庙和道观香火依然

《夷坚志》提到无锡的宗教场所主要是寺庙和道观。有名的寺庙包括惠山寺和南禅寺;有名的道观包括洞虚观(宫)、阳明观和宜兴张公洞。惠山寺因其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被称为“无锡十大丛林之首”,南禅寺是著名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一。两座寺庙现在依然香火旺盛,整日游人不息。从《夷坚志》记载的情况来看,它们在宋代已然如此。除了刚才介绍过的张渊道寓居南禅寺时发生的故事,《陈氏女》讲的是住在南禅寺旁边的一个本地人陈彦亨妻子边氏,梦到一个女孩到她家里投胎。陈彦亨第二天去南禅寺一打听,真有人在寺庙里做了一场跟这个女孩有关的水陆法会;《南禅钟神》说的是另外一家寓居在南禅寺的人,因为家里人生小孩,惹得看护南禅寺钟楼的某个“神灵”发威降祸。这个“神灵”预言的几个事情后来都应验了,他特别提到了宣州僧人日智会来南禅寺主持大水陆法会,强调日智是一位“十地”位的大修行者;《饼家小红》是发生于张渊道一家寓居南禅寺时候遇到的一次“闹鬼”事件。综合这些信息来看,当年的南禅寺房间众多,寓居其处的人也很多,寺庙的影响力大,很多水陆法会都会在南禅寺举办。

在《张女对冥事》故事中提到,张女出情况后,张家请来洞虚观道士做法;在《章仲骏游仙梦》故事

中,提到了另外两座道观:阳明观和宜兴的张公洞。洞虚观(宫)和阳明观现在依然是无锡本地的道教场所,宜兴的张公洞依然是当地的名胜。从这些情况来看,无锡的重要宗教场所从宋代以来变化不大,这说明无锡本地传统对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保护,这是无锡本土文化树大根深的一个证明。

各色人等的如烟往事

宋代的无锡作为一个比较富裕繁荣的社会,当然也有着各色人等,比如《夷坚志》经常提到的“异人”:《巢先生》中提到的这个道人名叫“眉山巢谷”,宋高宗绍兴八年(1138年)的时候,他已经117岁了,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跟苏轼兄弟多有交往,他经常到洪迈舅舅沈体仁家中做客,讲述了自己的道家修炼术,非常神奇,说他已躲过若干次生命劫难;《小郗题诗》讲到了当年全国闻名的异人“小郗先生”,来无锡拜访士大夫李谔。《夷坚志》也多次讲到小郗先生的神奇事迹。

《陈承信母》讲到无锡的普通百姓陈承信,靠贩猪为业,家中富裕,其母因好养猪,制造了过多的杀业,最后得到不好的报应;《肾神出舍》讲到无锡富户游家的男孩,因沉迷酒色,身体垮掉,导致自己的“肾神”跑出体外;《无锡木匠》讲到本地一位手工业者的“遇鬼”事件。

回味无锡古地名

《章仲骏游仙梦》记述了章騊(字仲骏)的独特经历。章騊是宋代士大夫,做过很多地方的太守,他年轻时住在无锡的斗城。有一次,他得了严重的伤寒,危在旦夕,就在临将殒命的前夜,他的神魂竟然有了一次神奇的经历,这次经历虽然使他莫名其妙地起死回生,但这次“神游”的旅程本身更令人印象深刻,因为它提到了不少宋代无锡的地名:章騊被人请上船,船出“九曲盘龙岗”,经独山门进入太湖,进入太湖以后,章騊经询问得知,北面的山正是张公洞,于是他决定去拜访一番。故事描述,他这次旅行是在梦中的神游,但所经历的地方都是无锡本地的实境。比如“独山门”,又称“犊山”,位于太湖与五里湖交汇处。现在的地理形势也是如此。当然故事所说的“九曲盘龙岗”现在怎么个叫法?包括其他故事提到的大池坞和高村是现在的哪里?这都值得做进一步探寻。

小结:通过《夷坚志》所记录的众多有关无锡的故事,我们可以回味到八九百年以前的无锡:人员流动频繁,文人士子雅聚,官员百姓各务其业;四处水网密布,农田精耕细作,宗教场所整日香烟缭绕,一派经济发达、各业兴旺的景象。

